

# 今生缘 未了情

——怀念恩师范瑞娟

章瑞虹



2月17日中午,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欧洲演出回到上海,还没倒过时差,睡梦中接到电话,告诉我——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、越剧“范派”艺术创始人范瑞娟去世了!虽然从去年12月进重症监护室后,恩师的情况就一直不太好,但突然听到噩耗,我还是一下子懵了。

我和范老师是真的有缘。如果没有范老师,也就不会有今天舞台上的越剧小生章瑞虹。

30多年前,我进入台州越剧团之初学的是花旦。因为团部设在台州影剧院里,不练功的时候,我就和同学一起去剧院看电影。就在那里,我看到了范老师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第一次遇见范老师的舞台形象,我就爱上了。我诧异,一个女子怎么可以将一个男性演绎得那么动人——让人爱怜、让人同情。就这样着了魔,连着几个晚上,我梦里都是梁山伯的影子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暗下决心——改学小生。1982年浙江省戏曲小百花会演时,我带着《梁祝·楼台会》参赛,获得小百花奖,这也是我在越剧舞台上获得的第一个奖。

那时候,我对于范老师还只是单纯的敬仰,甚至从来不敢去想有一天真的能和范老师相识。但是,命运还是眷顾我的。通过自身的努力,我也很快也成了小生中的重点培养对象,1983年,我被剧团送到浙江省艺校培训班学习。毕业汇报演出时,范老师和傅金香老师在演出结束后上台看我们。第一次与范老师见面,我当然是兴奋不已,但奇怪的是,我竟然一点都不害怕,因为眼前的范老师让我感觉那么和蔼,就好像家里的长辈一样。是的,范老师给人就是这样亲切的感觉,对同事、对学生、对戏迷都是这样。她一直对我们说,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,要我们常怀感恩之情。

一面之缘后,我有幸来到上海,先是在上海市戏曲学校学习,并正式拜在了范老师门下。那段日子,学戏虽然艰苦,却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日子。除了在学校给我们上课之外,到了周末,范老师还会把我带回家里开小灶。不但在家里给我说戏,天气好的时候,她还会把我带到离家不远的

静安宾馆,在大草坪上教我舞剑、扇子的运用,还带着我一起跑《回十八》的圆场。范老师喜欢拍照,有时候,她会特地请人来给我们拍练功照,往往一个动作拍好多遍,冲印出来后,对着照片告诉我哪里做得还不够。

晚上我也住在范老师家,她还特地为我准备了一张床。睡前的必修课是两人坐在床上将白天的戏过一遍,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兴奋起来了。记忆中,范老师的睡眠一直不太好,晚上经常要起夜,而那时的我年轻贪睡。为了不吵醒我,范老师半夜起身总是轻手轻脚,有时候也会开玩笑地对我说:“就好像做贼一样。”现在回想起来,我依旧感动不已。

那时候的我,就好像范老师的小尾巴,走到哪里都跟紧跟出。范老师经常带我去看戏、看电影,报纸上看到好文章,她也要细心剪下来,留着让我读。好多人都说,我就像范老师的小女儿一样。

然而,像妈妈一样慈爱的范老师,也有不近人情的时刻。有一件事,我至今印象深刻。我在戏校学习的时候,有一个远房阿姨在上海,离范老师家不远。一年夏天,乡下亲戚送来许多西瓜,阿姨让我拿几个带给范老师。那天,我一共拿了6个小西瓜。当我敲开范老师家门时,范老师一眼看见我手里的西瓜,脸上黑了黑,连家门都没让我进,说:“你把西瓜拿回去,再回来上课,不然,就不用进来了。”我一再和范老师解释,西瓜是乡下亲戚带来的,不是买的,我一个人也拿不回去。范老师家的阿姨也在一旁帮我说话,可是,平时最爱的范老师却丝毫不为所动,只是说:“我不管你怎么样拿回去,你是知道我的规矩的。”最后,我只好含着泪把装在尼龙网袋里的西瓜连拎带拖地拿回阿姨家。那次以后,我再也不敢给范老师“送礼”了。

我从1985年到上海,转眼已经有32年了。30多年来,我和范老师在一起的时间,比和自己母亲在一起还多,老师也确实就像妈妈一样。踏上越剧舞台这么多年,我的艺术生涯有高峰也有低谷,但无论什么时候,范老师总在一旁默默地支持我。记得



▲ 范瑞娟(左)给章瑞虹(右)亲自示范,一招一式毫不含糊。

▲ 范瑞娟(左)、章瑞虹(右)师生唯一一次同台演出,演的是电视戏曲片《沈园绝唱》。

来上海后的第一次正式演出,我演的是《打金枝》。没想到上海的观众那么热情,我刚一出场,台下就是一片掌声和叫好声。当时我一下子被吓傻了,按照剧情应该要一脚踢掉垫子,我却踢偏了;乐队的声音也被掌声淹没了,我的第一句唱完全没唱在板上。下台之后,我沮丧极了,心想第一次登台就出了这么大洋相,可能被范老师骂死了。没想到范老师反过来安慰我,她对我说:“你对上海的舞台不熟悉,不怪你。我第一次登台,看到台下乌泱泱的人,也吓坏了。你要大胆、要自信,还记得你第一次来上海,在我和你袁老师前面唱《梁祝》吗?那时候你就很有自信啊!”范老师的话一下子打消了我的顾虑。不过她又说:“这次失误可以谅解,但以后不能犯错了。”这句话,我也牢牢记在了心里。

后来,拍电视剧《梁祝》时,同时拍摄了经典版和青年版,也是范老师建议,让还在戏校念书、从没有演过全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我担纲青年版梁山伯。要知道,这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,范老师一边要自己拍,还要一个个动作地教我。有一次,我拉肚子不舒服,但那天还有拍摄任务,范老师看我难受的样子,对我说:“你好好在旅馆休息,今天这场戏梁山伯没有正面,我替你拍掉。”就这样,范老师做了我的“替身”,如今观众看到的《访祝》那一场中的梁山伯背影,其实是范老师替我演的。

从戏校毕业进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,我有整整7年没有排过新戏。那段时间,范老师比我还着急,她到处为我呼吁:“这是上海花了大力气引进的人才,怎么能这么浪费?”有一次,她很难过地对我说:“早知道这样,我情愿你留在台州,至少可以一直有戏演。”

1997年,我等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部新编戏《风雪渔樵》,当时范老师比我还激动。

2000年,我排《梅龙镇》,她听说我为了戏里最后一段表演在苦练毛笔字,特别高兴,对我说:“演员就是要多学点不同门类的东西,老师小时候家里穷,念不起书,你们条件好了,

一定要学好。”

2005年,我排《青衫·红袍》。其中第一折《剔目》,郑元和这个角色是范老师创造的经典人物,我在《青衫·红袍》中的演绎和范老师有所不同,一开始还担心范老师有意见,没想到范老师看了我的演出后高兴地说:“你的郑元和虽然和我不同,但是有特色,很好,就是要有自己的东西。”范老师还常说: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你们学的时候要学得像,可是学像以后要有自己的创造。你们一定要比我出色,如果都不如我,‘范派’也就完了。”

2009年,我排《秋色渐浓》,这是我第一次演现代戏,心里有些没底。范老师给我打气:“演员就是要敢于挑战不同的角色,老师还一直想演李秀成呢!”遗憾的是,因为身体原因,范老师没能看到我这出戏的舞台演出。

最近几年,范老师的身体时好时坏,但是每次只要我去看她,她都会像孩子一样高兴。而我呢,每次排新戏,或者要做什么决定,都要去问问老师的意见。其实我内心也知道,范老师年纪大了,很多事情她未必能替我拿主意。但只要她拉着我的手说好好看着她眼中的笑意,我就有信心了。

在我心中,范老师和自己的妈妈没有两样。这两天,我的脑子一直很乱,和范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像走马灯一样从脑中闪过。想看范老师生前的影像,又不敢看,只要一看,眼泪就止不住地流。前两天,我在网上看到范老师1994年拍摄的《沈园绝唱》。范老师饰演陆游,那一年她已70岁,我饰演她的孙辈李春。全剧的最后,她将一个钗盒交到我手里,最后一句唱词是“我将这钗盒子孙代代传”。那一瞬间,我不敢确认,这不是一种冥冥中的宿命。范老师用这种方式,提醒我们要把艺术一代代传下去。

而今,范老师虽然离我们而去了,可是,她留下的那些角色、她的音容笑貌及艺德人品却不会离我们而去。我知道,作为学生,我们肩上更多了一份责任,那就是将“范派”艺术传承好。

范老师,您一路走好,如果有下辈子,我还要做您的学生。

艺术·资讯

## 话剧《开炉》讲述沈阳沧桑往事

本报讯 (驻辽宁记者毛琦)从2月21日到26日,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全新创作的话剧《开炉》在辽宁中华剧场连演6天。该剧作为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,于鸡年春节前排练完成并演出两场。此次《开炉》再次上演,以惠民演出的低票价倾情为沈阳观众演出。

《开炉》是辽艺优秀剧目《祖传秘方》的姊妹篇,聚集了以辽宁人艺为主体的顶尖创作团队,由孙浩编剧,知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宋国锋执导。该剧以抗战时期日寇统治下的沈阳老北市场真实生活为背景,讲述老字号“义和盛”铁匠铺三兄弟的悲欢离合、爱恨

情仇以及抗日故事。《开炉》延续了辽艺一贯的“关东演剧学派”特点,演出风格大开大合,人物性格鲜明豪迈。沈阳观众看《开炉》更是别有一番亲切的感觉,剧中融入了当地民间文化中的相声、二人转、东北大鼓、京剧、评剧等元素,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地名和大量的东北方言、歇后语,使这部剧更接地气、更贴近生活。

孙浩介绍,《开炉》演绎了特殊历史时期国人觉醒、奋进的心路历程,寓意中华民族精神之火的世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为排演好此剧,辽艺多次邀请专家论证,前后12次修改剧本,力争再创精品。

## 天津歌舞剧院惠民演出贯穿全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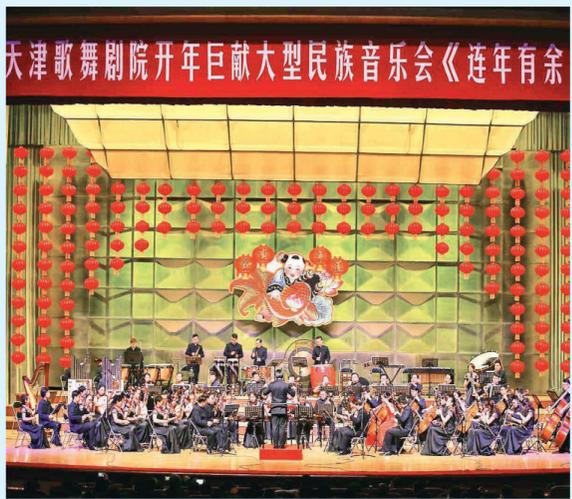
本报讯 (记者张婷)活力天津·扬帆起航——天津歌舞剧院2017年文化惠民演出近日拉开序幕。据了解,该院全年将推出涵盖歌剧、舞剧、交响音乐会、民族舞蹈、芭蕾舞等多个艺术门类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演出。

2016年,天津歌舞剧院在舞台艺术创作上硕果累累,推出古典芭蕾舞剧《葛蓓莉亚》、经典民族歌剧《党的女儿》、原创当代舞剧《人民音乐家》等大型剧目;圆满完成了“天津市2016年春节军民联欢晚会”“2016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文化之夜”“天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”等天津市重大演出活动。同时,剧院积极推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,受文化部委派,出访了英国、格鲁吉亚、毛里求斯、越南等国家和地区,演出30余场,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

文化、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。此外,剧院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,2016年全年演出场次高达300余场,为观众送上了丰盛的文化大餐,获得广泛赞誉。

2017年,天津歌舞剧院以文化惠民演出为主线,推动原创当代舞剧《人民音乐家》和音乐剧《县委书记》两个剧目的提升,并创作排原创芭蕾舞剧《海河红帆》、歌剧《爱之甘醇》、音乐会版歌剧《图兰朵》等大型剧目。

此外,天津歌舞剧院依托下设的歌剧团、歌舞团、民族乐团、芭蕾舞团4个演出团,在各个团主打的“走进歌剧”“世界经典名曲”“周日音乐下午茶”“名家名曲”“聆听国乐”“影视金曲”“芭蕾精品晚会”等系列中,还将推出一系列高水准的演出。



天津歌舞剧院大型民族音乐会《连年有余》演出现场

## 孟京辉、黄湘丽携手 新作《九又二分之一爱情》

本报讯 (记者刘森)由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执导、黄湘丽主演的独角戏《九又二分之一爱情》将于3月16日至4月2日在北京蜂巢剧场首演。该剧也是黄湘丽继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《你好,忧愁》之后的又一部全新独角戏。

在2015年末上演的《你好,忧愁》中,黄湘丽一个人演绎了5个角色,而《九又二分之一爱情》将

是一次全新的冒险。据孟京辉介绍,此次的创作将不呈现一个完整的剧本或小说,而是取材于发生在中国南方的真实复仇故事,再结合《荷马史诗》、古希腊悲剧、尼采的哲学著作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等文学巨著,重塑文本结构,讲述一个现代社会的“公主复仇记”。而黄湘丽将在舞台上驾驭10个角色,并在其中展现她的喜剧表演天赋。

## 华海镜新春小品画展举办

本报讯 (记者罗群)近日,由北京“树屋空间”主办的华海镜新春小品画展在京举办。

此次展览共展出华海镜数十幅小品画,融古典韵味与当代审美特征于一体。华海镜早年对于传统题材——四君子、岁寒三友等立意刻画,手法娴熟,后来致力于实地写生,以大地为画案,作大画,追求信息量与能量的最大化,题材也

跳跃到古树怪石、名山大川。现又重新描绘传统题材,更举重若轻,构图饱满,笔墨淋漓畅达。

华海镜,浙江海宁人,先后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,现任浙江农林大学美术研究所所长、艺术设计学院教授,曾在美国旧金山、中国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宁波等多地举办个人书画展。

# 《星光灿烂》:傻人为啥有傻福

本报记者 罗群

2月19日,由王硕执导,周密编剧,范伟、冯嘉怡、杨舒舒等主演的电视剧《星光灿烂》登陆荧屏。

2017年开年的电视剧市场,大IP、玄幻风格依然先声夺人,《星光灿烂》坚守现实主义,把镜头对准从乡村来到城市的耿星光,讲述小人物的喜悦与辛酸,在当下的收视环境中显得很别致,被观众形容为“一股清流”,网络平台上线3天,点击量已逾千万;电视播出平台天津卫视、黑龙江卫视的收视率也很可观,在同时段名列前茅。

由范伟饰演的耿星光脑子反应有点慢,很多人叫他“傻光子”。但他以美好的品质和行动打动了身边的人,大家共同帮助耿星光建设家乡。“这个人物我思考了很久,从动意到剧本脱稿,整整10年。”周密说,耿星光考虑问题、处理事情的出发点不是心机,甚至不是权衡,而是他善

良的本性,他的行动是他美好品质的直接反映。“小聪明不是智慧,智慧的本质是美好品质。所谓‘傻人有傻福’,其背后的逻辑就在于单纯、善良的人更容易收获别人的善意、帮助,也更容易收获幸福与成功。这是我想通过这部戏传达给观众的。”周密坦言。

这个人物最打动王硕的,则在于他的执行力和不忘初心。“耿星光的执行力非常强,只要他认定是对的事,无论多难他都会坚持,不放弃看似微小的理想。”王硕说,“另外,他还有一种不忘初心的精神。世界日新月异,但人总会有些不变的东西,譬如基本的生活态度、价值标尺,耿星光不论经历什么,也不论身处怎样的环境,他的单纯善良从未改变。”

耿星光的造型非常有趣——粉色上衣、短裤、洞洞鞋,看上去很萌很可爱。这样的造型除了视觉上讨喜,还凝聚着王硕更深层的考虑。“我要

让耿星光看上去像孩子,因为孩子是不曾受过外界污染的。耿星光的服装配色总是跳脱于环境,但是当情节发展到耿星光用爱温暖抑郁症小朋友时,画面将变得非常和谐。”王硕说。

王硕在演员的选择和调度上很用心,不以天价片酬邀请巨星,而是以贴近角色为准。他邀请了实力派演员鲁园、郑天庸分别饰演对耿星光来说有着精神导师意义的两个角色——三奶奶、何师傅。“这两位演员都是精瘦的,看起来仙风道骨,形象气质与角色很贴合,我也想用演员身材的瘦,来暗指角色的品质在世俗偏见中的弱小,进而反衬他们精神的强大。”同时,王硕要求年过五旬的范伟找到5岁孩子的眼神、状态,诠释出角色的内心世界。从《星光灿烂》每集结尾的观众采访来看,大部分观众感受到了耿星光的大智若愚,感受到了作品所传达的正能量,这让